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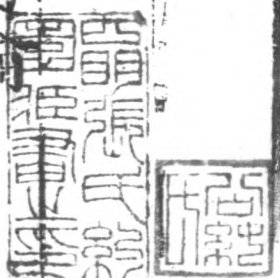
一曰片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衛打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打禦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從隨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也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也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若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也自上古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物利章無虎為旗章則識也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夷穢之鄉東方曰夷所封實於東海也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六人之居多無君東方夷

無有君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百種有敵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雙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夫無君者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楚人野人楚讀如匍篇笮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也

鴈門之北鷹隼所鷲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道

之所倍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如諸夏之亡故

曰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

初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也暴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種類也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引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長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矣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

君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也

也君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一名屬頭生水中冬日則食橡

栗其狀似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之往死也其狀似栗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故為不見知於故公而舍

知不見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知其為不良位也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醜也唯明也

公弗死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所以激若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之行厲高

厲人主之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

三曰天下之士也皆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

可醜亦重矣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藥高氏戰于

稷藥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也作起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也也孟何不也行去協而擾遂不顧種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上

後世爭榮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

隆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削小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

險不恃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

湯武也失之者若紂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痺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安誹訾豈不悲哉如亦

燕辭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戎夷遠齊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造去去齊至魯也魯也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

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解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也識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

不義之義且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且達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

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辭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慶者晏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所以移志於君利社稷  
者品實故曰不變其義  
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延陵季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也教遠賈子三去令尹而不憂即也論

語云令尹子皆有所達也厚味嗜毒者也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還

反涉江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蒲一十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袂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也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道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蚤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

也性俞然而以待耳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故曰公孫氏齊魯公子之子

與崔杼同者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胥句兵鈎頸直予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千麓之卒章莫莫葛藟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百人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問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舍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但

以所以利論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重死

何足以使之死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利故

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肖下義故也必

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氣同則合合會聲比則應應知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鼓角而角動擊大角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禍福

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且利中主

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  
 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人攻以止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不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  
 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為往兵所自來者久  
 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伐攻屈屈有有虐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虐言三王以上固皆用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

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無事之適得其時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

之司城司空御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犖於前

而不直犖猶出曲也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止

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工

車鞞之鞞履也作履之工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鞞作

食以共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

食以共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

大三百一十

九

九

食以自食不售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徒

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

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

不可攻也其主賢臣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心

仁者能用人人為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

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卓所

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宋在

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算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其身其唯仁且節與已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春秋

相三殺宋昭公不但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

節儉任也雖茅可覆屋蒿非柱趙簡子將襲衛使史

默往睹之睹視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簡子曰

何其久也史其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伯

玉為相史伯蘧伯焉謚曰成子史蘧亦衛之大夫字子

魚論語云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易

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具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

鮑公子刺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趙簡子按兵而不

君于未有患也以其佐多賢也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此猶也。血脉欲其通也。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固也。心志欲其和也。和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脉榮衛三也。若此則病無所生，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也。故水鬱則為汚泥，土鬱則

為蠹。蠹，木中蟲也。鬱則為蕘，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也。下之相恐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

之貴，蒙士與忠一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

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

巫監謗者。名公，名公也。同大夫名。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

以目。以目，不敢失也。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

名公曰：是墮之也，非弭之也。墮，墮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致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

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

卷之五

士正諫好學聞獻詩矇箴師誦師目不見曰矇師誓

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戚補

察而後王對即焉善對酌取其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

上無過舉失過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

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是也此鬱

之敗也鬱宋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

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

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

將幾之夜之繼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於德沈於樂者及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懈老而解則

無名無慎終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若何

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也於

樂樂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

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列精子高

聽行乎齊潘王行列見致於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獲特會朝雨祛步棠下

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獲特會朝雨祛步棠下

我何也侍者曰公姣且麗好貌也列精子高因步而

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伏也臨井自照見下好故謂

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

謂我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聽而敬又况於所聽行乎

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且猶阿也而云齊王從者

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而無所鏡其殘亡無

日矣言齊王無所問自見其孰當可而鏡孰照其唯

士乎於獨上履禮王不阿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

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

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其鏡之明

已也功納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匡君

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事趙簡子曰厥也

我鐸也不愛我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

之惡我藥石也美瘡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不知惡石此之謂也也世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必使我醜醜惡尹鐸

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愛而不愛君之過也過明鐸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

敦顏而土色者怨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

醜也謂簡子之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改變此簡子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簡子不賢鐸也卒

不居趙地居處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

達鬱

六曰八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離

以求存離周也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名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極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之山也善云敵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為

事舜治水土者也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白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

昔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其脯鬼侯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章言文王小心

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得衆福所以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也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先君謂子曾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曾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群臣也王若傷之而奉事齊者蓋  
 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也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因乃發小使  
 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復舍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於齊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無田單幾不及其城故曰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墨城而立功潘王驕暴淖齒殺之推其筋懸之東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陪之必高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也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陪累

重乃易毀也陪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潘王驕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之父也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楚會而於孟諸無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楚會而於孟諸無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

郊已外興師圍宋九月國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也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闕盧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告而還師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告而還師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告而還師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也邪邪而討之以義進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義以成也

### 行論

亡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自智則專獨忠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不

蓋規故壅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錡郟至干朝而陳

其尸於走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荀偃遊獻子也幽囚也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立有間再三言言自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人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也成王之子也群臣

莫敢諫王莫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堯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賢為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賢為無民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  
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  
徼於河川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  
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  
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  
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  
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  
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鶴

鷲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

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

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

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老舜

與眾人同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集故不可疾也後眾人則無道至焉以道無表

也至先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能過絕於

有神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者

然得下有邠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邠成子為魯聘於晉

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邠敬子國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

顧反過而弗辭衛不辭也自平還過其僕曰邠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甚尊也今侯濞過而弗辭何

也重過為非過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難也陳

何為不辭古宰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難也陳

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審喜之難

作右宰穀臣死之審喜衛大夫審惠子孫之子也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也臨哭

公故曰審喜之難作也

宰息如是者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也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住於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從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能盡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魏國從

此削矣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能許鄙相脫既後竅也脫字投伐褐相膏脅管青

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

徵也徵驗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綠圖幡

簿從此生矣幡亦簿也鍛作鐵

觀表

卷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十脉皆通利矣通利

矣不壅閉無疾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推口鳳凰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凰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我得夔龍稷契舜禹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在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

也稽逢也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

也天大雨雪至於牛曰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

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未猶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

能諫之也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纈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和頭文王曰請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纈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也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藥盈盈晉太

孫藥厲之藥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如我子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矣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粱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紂於虞而用禹禹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元也二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鬻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己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日豈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曰一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軾其國治身逸逸不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

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也有成人民脩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君

其數而已矣也數術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也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伐我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殺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軾伏軾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車不載尚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驕

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往諸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上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野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

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難

仁義亦遠矣

###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而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儉狃今之匈奴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上地與狄人皆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免務處居也教邪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所

謂民人也策筭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樁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岐

以為天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

釐復謚也韓武子五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誠也近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去二百七十四 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宋魏

關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致也魏關象魏也懸教

關也心下巨關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關象魏也懸教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

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農

炎帝上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當其

也豐故有受其飢者則穀不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要親

績自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郟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上曰必既作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也

為攻宋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既在左焉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通也大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名曰鴻水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障防也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此禹之功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言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

與也故曰石可以代之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

欲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濕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涇

為下涇猶遲也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駕駘同十日為旬駕駘十日亦至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口終日而至

小二百九長春秋卷下

則與無至一作同是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性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也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捧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挿

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正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

疾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弟公孫無知

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傷公之弟也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朝也管仲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

也者趙氏攻甲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立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下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  
立鳩力  
有餘也

貫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

曰澗無水口谿不可不忌行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

蘊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

也疾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無極勸王奪奪取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也疏遠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也僻遠故不能與爭也爭霸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齊晉又輔之

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也集合王信之使執連尹

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

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求辱辱

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

出而實之門實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也詩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邾宛殺之國人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冷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也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先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曰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搽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閹閹門也閹讀近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蒲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經絞也慶封相景公是公若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字公孫窳公孫薑誅封無字陳須無之子桓

孫公子縶堅之子子射也薑惠公之孫公孫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又去魯而如

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也得慶封負之斧

質以徇於諸侯軍令之因呼其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也伎惡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也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也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和本原也傳曰義利之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不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

與人臣謀為善猶或與之反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

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時

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 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  
見受于公子邛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邛  
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  
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於之也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矣待待情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

慎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始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樓里相國樓里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斂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  
于將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言並別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係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情足以滅身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滅詩云赫赫宗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西故地鄭

為諸侯晉文侯徙穆侯之了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之依焉此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劫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大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劫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故其子從而

謂也曰孽矣無比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貞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  
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感於似其子者而殺於貞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矣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况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亡  
行見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弱故強

國大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疑之也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為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許陵人故信之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陰休之也故曰易

也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復期人

而咨評其所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天下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鷄

賁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曰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管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

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事一作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笑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昏靡也昏靡刑罪皆上相天  
 子至飛也禹東至搏才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攢樹之所播天之山山高  
 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也攢樹之  
 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至  
 交趾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  
 南方積陽陽數極於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  
 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裝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  
 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共  
 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  
 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極之山也犬戎之  
 國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  
 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疆天神之所處也積  
 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積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也病步不相過也罷以求

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也利嘉穀也至得陶化益真

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

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

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

已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

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

枝鳥自為為己也與啁也啁噍小偃鼠飲於河不過蒲

腹歸已君乎也歸終也惡用天下也惡安遂之箕山

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終身無

天下之色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物不以

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邪謀之也此五常

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

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

取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與

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

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

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

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也輟止孔子曰詩云

人將事秦荆故曰晉人乃輟攻鄭也輟止孔子曰詩云

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也輟止孔子曰詩云

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  
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

狗似獲獲似毋猴毋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獲假

名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誣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誣吳王

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驗效也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

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重

也八風八封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黎又欲益求人益求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謂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卷之三十一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野孔子弟子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聞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入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察傳

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惟之以人情則變下得一足穿也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